

52 說唱文學，杭州評話，

第一回透瓶居文康賣酒 景陽崗武松打虎 第二回除猛虎好漢立威名 擠長街大郎受恥辱

Performance literature, Hangzhou Storytelling

Chapter One: Wen Kang sells wine in the tavern of Flavour through the Bottle, Wu Song fights a tiger on Jingyang Ridge

Chapter Two: Subduing the fierce tiger a good fellow makes his name, In the crowded street Wu the Elder is insulted

第一回 透瓶居文康賣酒  
景陽岡武松打虎

話說北宋政和、宣和年間，徽宗道君皇帝趙佶在位，朝政廢弛，綱紀敗壞，豺狼當道，虎豹專權。蔡京、童貫、高俅、楊戩之徒，壅塞朝廷，遍地貪官污吏，刮盡民脂民膏。豪門惡霸，仗勢橫行，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。官逼民反，惱得天下英雄豪傑，嘯聚山林，紛紛起義。這裡先表一人，是山東東平府清河縣人氏。姓武名松，排行第二，長得肩闊腰圓，體格魁梧。眉如刷漆，目似朗星，鼻若懸胆，牙如排玉。江湖上因他武藝高強，相貌英武，與二郎神仿佛，稱他為灌江口武二郎。武松幼年父母早喪，家道貧寒，受盡人家冷淡，欺凌。家中只有哥哥大郎一人，這大郎單名一個植字，武松幼時由大郎撫養長大。大郎販賣炊餅度日，每日家自武家寨挑炊餅上清河縣去。在家無人照料二郎，大郎一頭挑着炊餅，一頭挑着二郎，遇到好人討些乳水、漿水與他吃。就這樣辛辛苦苦地把二郎養大；

所以兄弟情分，十分篤厚。武松長到十八歲，却生得體格豐偉，性情剛強；不象哥哥大郎那樣模樣猥瑣，為人懦弱，平日本分，怕惹是非。這年武松在清河縣，路見不平，與縣中機密相爭起來，一時怒起，只一拳打得那廝昏沉，哥哥大郎知道，教他趕快躲了。因而武松逃避在外，四處漂蕩。嗣後投奔到河北滄州柴王府中，為門下食客。多蒙柴大官人柴進，接納管待，住了一年。在柴王府中結識了及時雨宋江，鐵扇子宋清。承宋江青睞，結義為兄弟，指導了他一些文字。

武松一日，思念哥哥，拜別柴進。宋江，迤邐回鄉——自河北滄州回歸山東清河縣。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綢襖，戴着個白范陽毡笠兒，背了包裹，提了哨棒，向景陽岡來。這景陽岡一帶山勢嵯峨，溪谷縱橫。山脉自北而南逶迤百余里。越岡向西是清河縣，分道而南，便抵陽谷縣。武松在路行走，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這日下午來到一處所在。武松在高坡上向前眺望，那林木叢中，隱隱似有人家。武松尋思：這地好生面熟，莫非就是景陽岡下的景陽鎮嗎？想到這裡，不禁狂喜，思想弟兄很快就可相聚。

武松到了鎮口，抬頭便見那磚砌的卷洞上，嵌着一塊青石，刻着“景陽鎮”三字。武松心想：是了。只見卷洞門中間攔着丈許高的一道木柵門。隔柵望去，鎮上冷冷清清，人影悄然。武松看了，心中納悶：景陽鎮往昔熱鬧得很，怎麼會如此蕭條？難道這裡出了盜賊不成？武松把柵門推出一條縫來，側轉身子，走了進去，轉手再把柵門關好。提了哨棒，迈步前行。只見三三兩兩的店戶，都是半開半閉的。武松看了不明白。待說書的略表幾句：這景陽鎮是行旅要道，原是熱鬧所在。只因岡上出了猛虎，人就不敢居住來往。有錢的，逃到城里去了，小戶人家，遠處躲不起，在家又受不住惊吓，就把老婆孩子，送進城里，自己躲進屋里，沒事就不肯輕易出來。有三種人家，生活最苦。一是庄戶人家，自從岡上出了猛虎，白天只有兩三個時辰可以下地干活，還得結伴而去。這樣，庄稼就荒了不少。一是開店的，客商聽說有猛虎，都宁愿辛苦兩條腿，寬走些路，繞道而

52 說唱文學，杭州評話，

第一回透瓶居文康賣酒 景陽崗武松打虎 第二回除猛虎好漢立威名 擠長街大郎受恥辱

Performance literature, Hangzhou Storytelling

Chapter One: Wen Kang sells wine in the tavern of Flavour through the Bottle, Wu Song fights a tiger on Jingyang Ridge

Chapter Two: Subduing the fierce tiger a good fellow makes his name, In the crowded street Wu the Elder is insulted

过。这镇上生意顿时就冷落了。一是猎户，这些猎户，大多是庄稼人，没大本领，只在农闲时候，打些野味进城换几文零用的。就是有些以打猎为生的，也只会打些獐兔狐狼小兽，要他们对付这样一只吊睛白额猛虎，就没有办法了。说起这只猛虎，在地方上确是造了不少孽，曾拖去过十头猪，咬死过八头羊。这还不算，小孩也被咬死三四个。过路客商，活活的被吞吃了两个。有一个推车的，恰在上坡，看见猛虎出来，幸亏他胆大，撇下车子就跑，要不是那车子跟着滚下去，吓得老虎一跳，这老兄就没有命了。老虎闹的这么凶，猎户跟着倒楣了。阳谷县主假示对百姓仁爱，不问情由，勒限要他们捕获。到期缴不了差，上大堂去领受一顿板子，打得皮开肉绽。想不挨打，就得上下花钱，到处送礼，才得宽限。做猎户的还能有几个钱？钱早花光了，屁股也早打烂了，老虎依然凶猛，横行不息。

武松望了望冷静的镇头，正在纳闷，抬头只见前面古槐树上挑出一帘酒旗来。旗下隐着一座草房。这草房推槽一半上着，一半退了。门口有张半桌伸出来。桌上摆着筷笼，笼旁放着满地天蓝坛。武松看着：好啊！有酒喝。大踏步走过来。回首抬头看那旗时，飘着‘三碗不过冈’五个大字。武松并不理会，径向店里走去。仔细看这店时，是连屋三间。靠门左首是柜台，柜台上一溜儿摆着好几个白地青花的瓷酒坛。酒吊子旁放着一只大圆瓷盘，盘里盛着大块卤牛肉，看样子有五七斤重。迎面有块金字木牌。牌上榜书“太白遗风”四个大字。这牌被烟熏的已黑了一半。柜台里帐桌上伏着一位少年，睡得正香。这人穿着玄色直裰，腰束黑带，头戴四楞子帽，看样子是店里的小老板。再看那边，堂屋里摆了几张白木方桌，每张桌上都放着筷笼，坐椅、条凳擦得干干净净。

武松走进店里，并未惊动人家。觅了个座位，把哨棒靠墙倚了。推开桌上筷笼，放下包裹。坐下再看时，堂前不挂财神、天官、山水画幅，却挂着一幅卞庄深山打虎图。那山画得巍峨险峻，那虎画得雄伟凶猛。那卞庄跳落在半空，心雄胆大，骨健筋强，似撼天狮子，如摇地貔貅，扯拳猛打下来。武松看了，不觉出神，哈哈一声大笑。武松这一笑，自己不觉得，却惊坏了两个人。一个就是伏案酣睡的小老板。这人突然听得一声响，耳门里象被雷炸了一般，以为房子塌了，慌得向帐桌下钻去；一个武松看不见的，就是这家酒店的小二。因为店里生意荒了，开销不够，小老板唤他在后园种菜。这人几天没有好好睡了，腰酸腿软。忽听这一声响，眼前一花，一屁股溜在地上，爬了不少时候，才得起来。店小二听得前面有人声，搓了搓眼，忙出来招呼。武松看来人，头上戴的是旧毡帽，身穿布衣布裤，脚蹬布袜布鞋，腰里结着布围裙，肩头上搭着一条搓布，晓得是小二来了。武松看他有些惊讶，觉察自己恰才笑声太高了，感到不好意思，轻声叫道：“沽酒来！”店小工刚从阳光下走进来，又吃了些惊，过了一会儿，才看清堂前坐着一个穿红衣的大汉。这人坐着比别人站着还高。寻思：怪不得他的笑声这样洪亮。这大汉是从哪里来的？来此干什么？店小二用搓布掸了掸围裙上的泥，端过一盆脸水来，招呼武松道：“客官洗脸。要什么，马上来！”武松看店小二勤快，笑道：“好，筛酒上来。”这小老板是个胆小鬼，又十分爱财。冈上出了猛虎，胆子就更小了。白天拉屎撒尿不敢出门。晚上，前门上闩，后门加锁，要小

52 說唱文學，杭州評話，

第一回透瓶居文康賣酒 景陽崗武松打虎 第二回除猛虎好漢立威名 擠長街大郎受恥辱

Performance literature, Hangzhou Storytelling

Chapter One: Wen Kang sells wine in the tavern of Flavour through the Bottle, Wu Song fights a tiger on Jingyang Ridge

Chapter Two: Subduing the fierce tiger a good fellow makes his name, In the crowded street Wu the Elder is insulted

二替他守夜。睡着不放心，困不好，白天就打瞌睡。店里买卖清淡，且有小二照顾，小老板原是好到房里去睡的；但怕有客人来，小二趁机捞钱，放心不下，只好抱着钱筒，伏在帐桌上。适才武松那一声笑，震得房屋都动了。吓得他溜到桌子底下，浑身不住地发抖。觉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了。心想：这遭完了。紧抱钱筒，死不放手。店小二过来看时，晓得他吓昏了。用手来拉，他却抱住钱筒拚命叫道：“没得命了，没得命了！”店小二提醒道：“快出来打酒吧。客官等了多时了。”小老板扭回头来，看清是小二，才松开手，从帐桌下钻出来，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店小二指着武松道：“那不是！”小老板抬起头来，模模糊糊地只见宝塔一座摆在那里。心中吃惊：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汉子！拿起吊子打了一碗酒，递给了小二。

武松望那小老板，骨瘦如柴，一张焦黄脸上，隐着一双睡不醒的眼睛，不由得想笑，转念才忍住了。捧起酒来嗅嗅，并无香味，尝尝，松泛泛的。脸上露出不悦之色。店小二一看，吓了一跳，赶忙跑到柜前换了三碗，放在朱漆托盘上，捧到武松面前来。这酒真的好了。武松老远就嗅到香味，直冲鼻孔，接手一看，碧莹莹地清澈见底，宛如竹叶沥青。“好啊！”武松说着，仰起脖子，喝了一碗。觉得芬香津浓，向店小二赞道：“好酒！”店小二见客人欢喜，也高兴起来，摆起了丁字步，左手叉着腰，右手大拇指翘着。哼道：

造成玉液流霞，香甜津润堪夸。开坛隔壁醉三家，过客停车驻马。

洞宾曾留宝剑，太白当过乌纱。神仙爱酒(都)不归家，

武松笑问道：“这些神仙都到哪里去了？”小二哼道：

醉倒景阳镇下。

唱完，问道：“客官，这酒好吗？”武松听了，益发高兴了。说道：“酒家，俺今天没有宝剑，也没有乌纱，就有这个，”说着，推了推小包裹道：“瞧！就用这个喝它一个痛快吧！”这回小老板的眼睛顿时亮了。心想：等了好多天，才碰上了这样一个肯花钱的主顾，好捞他一笔钱了。高声喊道：“小二，这么笨！不能看着客官吃寡酒啊！”店小二听了，心领神会，这是要他趁势把卤了好几天的宿牛肉卖了。就向武松说道：“客官，有酒无菜，不嫌乏味吗？”武松回问道：

“有什么好菜？”店小二道：“牛肉、花卷、鸡蛋、薄饼都有。要的话，锅贴、水饺也能赶出来。”武松道：“就切一大盘牛肉来吧。”说着又喝了一碗下去，接着又喝一碗。店小二把大盘牛肉切来时，武松用手拣起大块牛肉，塞进嘴里，觉得烧得不孬，又烂又香。卤的次数多了，味道都浸到肉里去了。菜好就更想喝酒了。恰才有酒无菜，现在是有菜无酒了。武松唤店小二：“再打三碗来！”店小二看了看他，想这酒的后劲是大的，笑道：“客官，馒头、大饼都有，要酒就没有了。”武松道：“馒头要，大饼要，酒俺也要！”店小二摇头道：“酒却没有了。”武松道：“不卖了吗？”店小二笑道：“客官莫怪，不是不卖，实是这酒太浓烈了。旁人吃了一碗，就不得了。您老人家已经喝了三碗，两斤多了，不能再喝了！”说着，扬手一指屋外道：“客官，没有看见那店前的酒旗吗？”武松发躁道：“哼！我并不吃那酒旗子！”店小二看武松说话有些不平了，忙解释道：“客官，不是这样说，是请你看那旗上写的字意。这旗上不是写着‘三碗不过冈’吗？这酒，小店称为透瓶香。小老板姓文，羡慕杜康造酒，单名取个康字，唤作

文康。這釀酒法是祖上傳下來的，至今越釀越好了。所以，小店雖是簡陋，釀出來的酒，酒勁可不小。四川的大曲，貴州的茅台，山西的汾酒，都比不上這酒。來的客人只飲一碗，兩碗，喝到第三碗時，定是醉了。醉了就過不了前面的岡子。”武松聽他說得神奇，拍着胸脯道：俺已喝了三碗，怎還不醉？”店小二笑道：“客官有所不知，只因時候還未到呢。我們這酒又叫出門倒，後勁大。現在你覺不覺醉，一出店門就得倒下來了。”武松聽了不解。常言道：“開店不怕大肚子。”俺不白吃你的，怎么不肯賣呢？嘴里却是很饞，喊道：“快打酒來。”

小老板聽兩人爭論，覺得這大漢未醉。寬賣兩碗，也可多賺幾文。喊小二送酒過去。小二無奈，又打了兩碗酒，遞與武松道：“客官，喝了這個，再沒有了。我怕客官‘倒算帳’呢。”武松聽到“倒算帳”三字，覺得新奇，要同小二拉拉呱，問是什麼意思。店小二笑道：“有種客人，腰里沒錢。酒品又低，却愛喝酒。喝了几杯，醉得一塌糊塗。仗着酒勢，胡鬧起來，不給錢倒也罷了，反而豬八戒倒打一耙，胡說店家要找他多少。這就叫‘倒算帳’。店里出了這事，老板就要責怪我小二，識不得人，不會招待。”武松哈哈大笑道：“這麼說，你是吃過這樣的虧了？”店小二道，“可不是，打碎了傢伙，老板還要俺賠償一半呢。”武松道：“放心，再來三碗，俺不會讓你吃‘倒算帳’苦頭的。”說着，在包裹里摸出一塊銀子來，約有一兩八九錢重，遞與小二道：“拿去，全打酒來！”店小二正在猶豫，小老板看見雪白的銀子，眼珠早蕩出來了。喊道：“打與他！”店小二沒辦法，又打上三碗。前後共是八碗了。小老板接過銀子，細看是十足紋銀。戛一戛，二兩缺少二分。算算帳，扣去已經吃的，盡有多。心里暗暗高興，早把猛虎傷人的事拋在九霄雲外。店小二看了也很驚異：這大漢子真是能吃能喝，大盤牛肉，吃得干乾淨淨，這三碗酒也快喝光了。這回店小二沒等喊，自動又送上三碗。仍招呼道：“客官，當心喝醉了。這酒是沒有解藥的！”武松並不在意，却把眼一瞪道，“說什麼酒凶！你酒里放了蒙汗藥，俺也不怕。快切牛肉來！”店小二道：“牛肉已沒有了，還有二十幾個鹵蛋，要吃嗎？”武松道：“拿來！”店小二把鹵蛋盛了，又帶來大盤饅頭——這饅頭四兩一個，有十多個，齊放在武松面前。武松看了，問道：“還有酒呢？”店小二訝異道：“怎么客官還要喝呢？”武松答道：“俺，俺，俺是還要喝啊！來、來、來就是喝酒。”舌头已有些拐不過彎了。店小二道：“要喝只有五六碗酒了。”武松道：“有酒，都、都、都拿來！爷爷今天要、要喝個痛快，要把你們店里的酒都喝光了！”店小二勸道：“客官，不能喝了！您這大个子，醉倒了，哪個扶您得起？”武松指着自己鼻子道：“要扶的不、不、不算好漢！”店小二看武松的臉漲得象大紅緞子，那兩只眼睛都定了光。心想，這漢子已經醉了，須要遠遠地離開他。店小二操着手，靠着柜台，還连连說道：“不能再喝啦！”不管武松怎樣大聲招呼，總是不去打酒。

武松看店小二站着不動，便來了性子，眼珠一翻，伸出拳头來。店小二看武松那眼睛牢牢瞪着他，拳头又是朝他伸着，心就慌了。小老板見了更害怕。心想：別扭了這大漢的性子。看他拳头这么伸啊伸的，真的惹他惱了，這一頓打不是好耍的。看看自己這副骨头架子，一條手臂，還抵不上他的指頭粗呢。暗暗用指頭点点小二的腰窩，低聲說道：“鴛鴦！乾坤！讓他喝了，快打发他上路！”諸位，你道這小老板說的“鴛鴦”、“乾坤”是什麼意思？這是酒家切口，意思是水和酒對開摻進。店小二道：“不成呀，這漢子嘗出毛病來，可就不得了！”小

老板道：“放心便了，我已有了头路。”店小二先把两碗酒七水三的酒，小心地捧给武松。武松接碗过来，并不观看，一饮而尽。接着，店小二又送上两碗对开的酒。最后拿上的两碗，差不多都是“金生丽”了。武松喝得口滑，只顾喝，连连又喝了四碗，前后共喝了十八碗酒。不住赞道：“好酒啊好酒！”“还有没有？”小老板战战兢兢地回答道：“这回可真没有了。客官给的银子也喝光了。你已喝了十八碗酒。看！这桌上的碗堆了多少？”武松翻着眼望望，笑道：“可是俺还没有醉 醉 醉啊。”说着，取过包裹，胡乱背在肩上，摸到哨棒，踢开板凳，向店外走。店小二看武松要走，忙让出路来。小老板眼珠盯着武松，看他在摸哨棒，喊声：“没得命了！”忙向帐桌下溜去。武松走到门口，回头向店小二说道：“你，你们笑爷没有酒量，怕爷爷喝 喝 喝醉了，吃 吃 吃倒帐！俺 俺 俺没有醉，快 快 快把那三碗 碗不，不不过冈的旗子，扯 扯了。要不 不 扯，我再、再看 看到，把 把 酒缸 缸砸了，房 房，房子烧了。”店小二打躬作揖地送客。武松摇摇晃晃，跌跌撞撞，冲出门去。武松出门向哪一方走，店小二并未理会。

“太岁”一走，小老板从帐桌下爬出来，怕醉汉跌撞回来，劈头喊道：“快上门！”两人把门桌抬进，门上好，喘了口气。小老板回帐房去。店小二正要收拾东西，忽听“蓬蓬蓬”一阵下冰雹似的打门声。小老板听了，慌道：“不得了哪！”拿了银子，抱着钱筒就向后房逃。店小二也急了，刚想走，屋外这人喊道：“这么早，就把门关了！”店小二听这声音是熟悉的，原来是对门豆腐店的刘老头来了。这老人眼见武松进店，但出来时，已喝醉了。歪歪斜斜地向景阳冈方向走去。心想：要死啦！那冈上有猛虎啊！对过酒家为什么不告诉他一声呢？再一看，这酒家把门都上起来了。“嗯，不好，我得要去问问。”老人是个热心肠人，放了手里的生活，急忙过来敲门。店小二听了，答道：“反正没生意，就早些打烊了。”刘老冷笑道：“哼哼，没有生意，恰才不是有个大汉子来喝酒的吗？”小老板听是刘老来，停住脚步，忙插嘴道：“已是三天没有开张了，哪有大汉子来过？”老人听说，益发生气道：“胡说，我眼犹未瞎，恰才不是有个穿红衣服的大个子，从店里走出来的吗！”店小二答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”刘老责问道：“着啊，做生意不作兴坏良心啊！”小老板听了，暗自想道：坏啦！恰才在酒里掺水的事，谅是被他看见了。这老家伙真多事！分辩道：“小店营业，天公地道。他来买，我就卖，一不抬高市价，二不少给分量，怎样倒说坏了良心？”刘老被他顶撞得更气了。焦躁道：“虎灾闹了半年，你们聋着耳朵不知道吗？人家喝得醉醺醺的，就让他去送死吗？为啥不告诉他一声？不好好地留住他？好！老虎伤了人，阳谷县来查问，我去作证，告你们不劝不留！”小二、小老板两人听了，齐喊道：“啊，坏啦！”店小二急得直捶头。说道，“该死，我怎么把老虎伤人的事忘了？快去追吧！”小老板急得团团转。心中盘算，要是老虎真的把这大汉吃了，阳谷县来查问，倒灶的刘老这么一说，完啦！准定倾家荡产！店小二把门一启，拔脚就要去追。小老板忽然把他拉住了。急问道：“你说那个醉汉回来，会不会把我们的房子烧了，酒旗撕了？”店小二不等他说完，推开他手。说道，“哎，事到如今，哪还管的那许多。人命要紧！”说着，拉开门，拔脚就跑。刘老看店小二去了，回转自己店中。

且說武松，這時真是醉了，醉得很凶，倒拖着哨棒，跌跌撞撞走出鎮門。方向倒沒弄錯，徑直向景陽岡上走去。這時武松走路，不象來的時候那樣穩健，小心了。這邊鎮口也有丈許高的木柵門。武松胡亂地把那柵門拉開了，搖搖晃晃地跑出去。山風迎面吹着，酒氣上升，腦子竟有些糊塗了。兩條腿好象不是自己的，軟塌塌地象踏在棉花包上，一些氣力也沒有了。武松正在走時，耳朵里好象有些聲音。似乎有人喊道：“客官，住步！”心想：這是喊誰啊？看看前面沒有人，再回頭時，只見有一個人一面跑，一面喊，一面招手。再看時，好象在喊我呢。這倒奇了。喊我干什么呢？看這人跑得滿頭是汗，氣都喘不過來，武松就把腳步放慢，停了下來。店小二看武松站停了，也就放慢腳步，在離他一兩丈遠處站住，招呼道：“客官，快跟我回店去吧！”武松近前一看，原來是店小二。問道：“俺、俺、俺又不少你、你錢，要俺回、回去做什么？”“我好意來追你，前面是去不得的！”“為、為什麼去、去不得？還能撞、撞着老虎，被它吃、吃了嗎？”店小二說道：“唉！山中真有猛虎！我們這裡豬、牛、羊不知被它吃了多少！過往客商也吃了好幾個，莊稼人多有咬傷的。四日前，東村上的小三子正在地裡割草，就被它叨了去。他的母親還在哭呢！現今沒有人敢上這岡子了。非要過時，只能在巳、午、未三個時辰，持刀槍棍棒結隊而行。陽谷縣已有告示曉諭，單身不准過岡。天色不早，客官，快快跟我回鎮吧！”武松望着店小二，冷笑道：“哈哈，俺、俺沒有醉。俺醉了嗎？這、這景陽岡，俺也曾走過，沒遇見過老、老虎。今、今天，就有了老虎？你、你別吓我！俺就撞見、見老虎——”武松把胸脯一拍道：“俺、俺也不怕！”店小二狠狠地說道：“真有猛虎！”看店小二說話着急、發狠，武松酒水糊塗，反而生氣了。說道：“有老虎嗎？恰、恰才在店里你們怎麼不说？人家走了，追上來，明明是商量好了，想弄俺的銀子。去吧，爷爷不回去了！”提了哨棒，頭也不回，向景陽岡而去。店小二瞪大着眼，望着這大漢子歪歪斜斜地徑自上嶺去了，急得只有干搓手，一點辦法沒有。

且說從這景陽鎮走上岡巔，還有五六里路，中間須經過一條山溪。武松走了一里多路就到了溪邊。這溪上原是有座石橋的，春上被水沖塌了，現放着一只抽渡船。這船兩端俱綰着很長的繩子，系在溪兩岸的樹上。人要過渡，只需坐在船上，自拉繩索，船就會漂向對岸去。這種渡口景狀，即是前人詩中所指：“野渡無人舟自橫。”武松恍恍惚惚地下了船，拉動繩索，船向對岸漂去。這時太陽離地只有一竿子高，殘陽反照在那高大的白楊樹上。在武松看來，好象都是倒長的。武松恍恍惚惚，只覺奇怪。自笑道：“看啦，看啦，那坟頭怎麼向俺跑來了？咦！看那樹木都在打架，怎麼打到一塊去了！”武松坐在船上，如八仙飄海一般，大地上下，頓成奇觀。真湊巧，這次武松倘若從橋上走過去，说不定變成捉月的李謫仙，坐井的張瘋子，眼花落水了。武松雙手一前一後捏着繩索，拉着，拉着，不覺躁熱起來，就把毡笠推向腦後。這一推却好，冷風吹着，把酒勁吹去了一分。拉着，拉着，又把胸口解開來，風一吹，酒勁又吹去了一分。武松覺得口燥，放了繩索，雙手捧水來喝。這只船，不進則退，在水中蕩漾起來。武松再來拉繩，這回覺得眼前景物，不象先前那麼亂晃蕩了。渡過了溪，提着哨棒，登岸取路上岡。走了幾十步路，忽見路旁一棵古槐樹上，很寬很長的一層樹皮刮去了，白得奪目。站停一看，只見樹上用油漆寫着：“岡上有虎，行人止步！”八個大字。武松酒意尚濃，面紅腦脹，只覺躁熱，看了這八個字，並不在意，哈哈一笑，

52 說唱文學，杭州評話，

第一回透瓶居文康賣酒 景陽崗武松打虎 第二回除猛虎好漢立威名 擠長街大郎受恥辱

Performance literature, Hangzhou Storytelling

Chapter One: Wen Kang sells wine in the tavern of Flavour through the Bottle, Wu Song fights a tiger on Jingyang Ridge

Chapter Two: Subduing the fierce tiger a good fellow makes his name, In the crowded street Wu the Elder is insulted

手一甩，橫拖着哨棒，頭也不回，直向岡上走去。十月中旬小陽春天氣，太陽剛剛落山，半片天映得血紅。冰盤似的月亮，卻已從岡子東向上升了。這山岡是南北向，東西通道。坡度不大，山徑卻長，路也寬闊。只因許多時間沒有人走，已是荒草遍地，落葉滿山了。晚風吹着白楊，搖曳生姿，嘩嘩作響。武松酒氣，雖說減了幾分，仍是頭重腳輕，搖搖晃晃地走着。又走了一段路，前面露出個山神廟來。武松感覺酒困，想進去歇息。不料走近一看，這廟東牆塌，西壁倒，山神頭上戴箬帽，香爐里边出青草，破舊不堪。檐下結着不少蜘蛛網，屋裏堆着不少包谷秆子，走也走不進去。武松從山門口走過去，忽見牆上貼着一張告示，惹人注意。乘着落日餘輝，武松張眼看去，上寫着：

特授山東陽谷縣正堂孫 為出示曉諭事：照得本縣城東景陽岡，乃系通衢要道，不料上月突出猛虎，攔路傷人。已杖限該管里正及獵戶人等捕捉，至今未獲。除再申前令，逮捕此虎以便行旅外，合即出示，仰城鄉軍民人等，一體知悉，如有勇士，撲殺此虎，本縣亦照例重賞。來往客商，每日只准巳、午、未三個時辰，結伴同行，多帶棍棒，才能過岡。倘若私自單行，店家不攔，地保不阻，被虎所傷，本縣查出，定行重辦，決不寬貸。勿違此示。

大宋政和五年七月谷旦

這告示，風吹日晒，紙色已變。佈告的左下角，還寫着一行小字：“發景陽岡山神廟實貼”。武松看告示上所寫年月日，是好幾個月以前的日子，再看朱紅印，一點不假。武松初到酒店，看見卞庄打虎圖畫，一笑了之。酒醉出店，店小二追來招呼，認為小二謊他。又想即使有虎，也不一定撞見；撞見老虎，也不一定走不脫。現在看了這印信榜文，低頭一想，不覺大吃一驚。酒勁又去了幾分。

這時的武松與剛才見到樹皮上八個大字時的武松不同了。武松明白：老虎是吃人無厭的野獸。碰上了它，沒有什麼好處的。店小二不是說過嗎，這只猛虎在這裡已傷了不少人了。難怪俺到鎮上的時候，鎮前鎮後都有柵門關着。有道理，真有道理。這樣看，獨有俺武二是沒有道理的。不如折回身子向岡下走吧。俺把人家的話，當作壞話，真心當作假意，俺真沒有道理，快回頭走吧。武松躊躇了一會兒，回頭走了。走了幾步，一想不對：下去是要給人恥笑的。武松站停腳步不走了。思想：那么就旋身去尋那老虎吧。自覺跟有武藝的人交手，有些經驗，老虎沒有見過，怎樣開打呢？看看手中的哨棒，搖搖頭，想這太不得手了。玩得不好，性命送了。千里迢迢回家拜望哥哥，哥哥沒有遇見，先喂了老虎！這麼一想，武松又躊躇了。這時，忽聽哭聲隨着風聲，一陣陣飄過來。山風呼呼地吹着，白楊樹嘩啦啦、嘩啦啦地響着。暮色之中還看得出山神廟旁堆了幾堆新墳。武松想着自己是苦出身的，如果能把這虎打了，也算是除了一害。想到這裡，武松忽然覺得渾身是勁，銀牙一咬，緊握哨棒，嘴里喊着：“倒要會會這只大蟲！”邁開大步，嗒、嗒、嗒直向岡頂奔去。正是：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這時中天月色朗淨，風聲不息，武松到了岡頂，只見四山茫然，盡是雜樹荒草。荒草有一丈多高，武松用哨棒拔草，跑向高處，前後左右張望，不知老虎躲在哪裡。正是：好漢自有英雄膽，敢作赴湯蹈火人，不知武松如何與那大蟲廝鬥，且聽下回分

52 說唱文學，杭州評話，

第一回透瓶居文康賣酒 景陽崗武松打虎 第二回除猛虎好漢立威名 擠長街大郎受恥辱

Performance literature, Hangzhou Storytelling

Chapter One: Wen Kang sells wine in the tavern of Flavour through the Bottle, Wu Song fights a tiger on Jingyang Ridge

Chapter Two: Subduing the fierce tiger a good fellow makes his name, In the crowded street Wu the Elder is insulted

解。

第二回 除猛虎好漢立威名  
擠長街大郎受恥辱

話說武松想到猛虎傷人，志意已定，徑向岡頂奔去，想會會這只猛虎。武松到了岡頂，用哨棒撥草，跑向高處。前後左右張望，尋找老虎，卻不見虎影，連個兔子也沒有碰見。心想：怕是岡上沒有老虎，人自膽小了。這裡或曾出過些狼，咬死了幾個小孩子。傳說開來，就變成老虎了。現在狼也沒有看見，既然沒有老虎，慌些什麼？撥開荒草，尋取正路。這時月色朗淨，風聲不息。武松找着走着，看到路旁有幾棵古松，松下，擺着幾條青石，原是過往客商歇息之處。武松酒醺未退，有些疲倦，摸摸條石，却甚平整光滑。尋思：既無老虎，且歇息會兒走未遲。抹了石上落葉，解下包裹，轉眼向四山看了看。倚了哨棒，取了藍采和懶靠牙床之勢，靠在石上，閉目養神。不知不覺竟是朦朧睡去。

再說岡上有没有老虎呢？自然有的。這虎就躲在離武松只有二里多路的山洞里。那山洞並不算大，只能容納它的身軀。洞口長着一人多高的荒草，離洞稍遠，就看不見洞口了。老虎會不會吃人呢？這話說得太天真了。老虎怎會不吃人的？景陽岡自從出了猛虎，這一帶就不太平了。老百姓死傷總有十幾口了。那店小二所說的，不過是他所知道的而已。這虎造成的災害極大，不單是人，家畜小獸都遭了殃。現在這只老虎，生活也難了。已經三天沒有吃飽。那老虎從洞里爬出來，望着皎潔的月亮，肚子正餓，恨不得把那月亮一口吞了。兩腳一伸，背脊一拱，蹣跳出來，一聲咆哮，震得山鳴谷應。野樹慌忙點頭，滿山的紅葉，好像都被震上了天空。偌大一片荒草，被虎翻蹣過去，一下子全踩平了。老虎出洞，嗅到人腥味，心中一樂，趁着月光，蹣蹦奔跳過來。武松睡得很香，忽听得近邊“撲”的一聲響。惊醒過來，果見有虎，不覺出了一身冷汗，這會武松惊得酒全醒了。站身起來，拿了哨棒，取了一個撥草尋蛇勢。武松思想：老虎來，怎么打法？橫掃一棒先打瞎老虎兩只眼睛，這樣就好制服它了。

這時月光照得岡上草木生輝，老虎趁着月光過來，武松逆着月光望去，有些耀眼。說時遲，那時快。老虎已蹣跳過來，見了武松，只覺得眼前紅光一閃。老虎向後連退兩步，昂起虎頭，看定武松，運足了勁，“吼！”又是一聲嘯，象晴天里起個霹靂，震得那山搖地動。老虎向半空里一躍，蹣將下來。武松眼快手捷，先聽虎聲，次見虎來，一個鷓子翻身，蹣落在老虎左側，緊握哨棒，右手向前，左手在後，看准虎頭，旋身狠狠一棒打去。這棒打得恰准，分量也重，定是老虎打倒了。却聽武松喊聲：“啊唷！”這棒霎時斷了。原來這棒一头是空心的，不象黃金棍，鑲鐵棍那樣的堅實。諸位要問：堂堂武松，为什么拿這樣一條棍子？這却有個道理。山東道上，狼群極多，行旅之人，習慣帶一支哨棒。哨棒一头是可以吹的。吹起來，有龍吟虎嘯之聲。狼群听了，以為有猛獸來，着慌逃



了。附近百姓听到哨声，也会出来追赶。武松从沧州回家，想不到来这里打虎的，随便带了一支哨棒。老虎张牙舞爪从半空里蹿落来，张开大口，要吞吃武松。一来武松看老虎，月光耀眼，二来老虎是跳落来的，老虎的嘴唇挡着眼睛，武松一棒打出，恰好打在老虎的嘴里。打得猛了，把老虎的两腮打裂了一寸多。鲜血哒哒直淌下来。老虎向青石上扑过来，大吼一声，准想把这穿红衣的汉子吓昏了。料不到扑了个空，嘴上还吃了一棒，负着痛，用劲一咬，这哨棒哪里经得起老虎这样咬，顿时做三截断了。一段捏在武松手里，一段掉在地上，一段在老虎嘴里，已咬成粉渣了。这时老虎正饿着，一张嘴不自觉地把这碎棒的木粉渣咽下肚去了。老虎吃了这一棒，头垂下，趁势在青石上翻了一个虎跳，蹿过去足有两丈多远。不想今宵这顿晚餐，着实费事。心里懊恼，性发起来，翻身又扑过来。这遭虎势更凶了。武松已经翻身，这遭是背着月光了。看这老虎不由得暗暗吃惊。只见它身如犀牛，头似笆斗。两耳竖，两眼突，眼如铜铃，闪闪发光。张着大口，扯开四爪，翻扑过来。武松急中生智，不等它来，丢了哨棒，双脚一尖，身子一拧，脚上用劲，“嗖”的一声，蹿得比老虎还高，象尊金刚神似的。老虎见了，也自吃惊。向后一坐，舞起前爪，张着嘴，再扑过来。武松早把一段哨棒丢了，闯在虎旁，伸手向老虎脑袋狠狠一拳，恰中老虎的面上，打断了老虎的鼻梁骨。把这只老虎，打得脑门火碎，金星乱晃，老虎不懂得这个汉子是来做什么的，老是与它为难，这遭要多用些力了。老虎施展威力，一个虎跳，扭转身，迎面向武松再扑过来。武松轻轻一跳，闯在老虎旁侧，老虎扑了个空。武松看准，侧身旋腰，伸手向老虎左腰堂猛力一拳打去。老虎这下又受伤了，但不服输，蛮力还是很大。快得很，一个虎跳，扭转身躯，又扑过来。武松乖觉得很，向右跳去，伸出拳头，对着老虎右边腰堂，猛力狠狠文是一拳。老虎掀扑武松不着，接连吃了三拳，肚里又饿，气势慢慢地低沉下来了。老虎是铜头铁尾麻皮腰。腰里吃了两拳，内脏已有损伤，这就打落了它的威势。老虎却不服输，一声长啸，如山崩地裂一般，跳出三丈多远。武松想老虎要逃了，两脚一尖，纵身前去，一跳也是三丈多远，落在老虎身上，双手揪住虎头，起脚狠狠在老虎的腰眼里踢了两脚。武松看老虎动弹不得，正想抽出拳头来打，那老虎被武松压住拧着，说不出的苦处，翻不转身，前爪只得向地上乱扒，消耗了不少气力。老虎也有主意，想寻机反扑。那老虎只有一根尾巴是自由的，不声不响，就在屁股上运劲，把尾巴慢慢地挺直来。这劲一直运到尾巴梢上，一拧，蓦地就向武松后背打来。这时武松若只管拳打，背脊被虎尾扫着，准定会跌下虎背来，性命就保不住了。武松可算得聚精会神，觉有声动，知道虎尾扫来，双手紧捏虎颈，身子向前面扑倒，虎尾扫了个空。老虎想不到武松这样敏捷，虎尾扫过，象旗杆那样竖在那里，显显威风。武松身子旋转来，起一切手，戮在老虎尾巴上，将老虎的尾巴骨戮断了三节。老虎一阵心酸，竟要掉下眼泪来了。想一生威风，从不吃亏，这遭完了。早知如此，这餐饱食吃不上，就不要来了。这会老虎真的泄气了，只得躺倒。武松看已没有后顾之忧，提起铁锤似的拳头，运足了劲，对准老虎脑门，两点般地猛打下来。武松骑在老虎背上痛打，忽地想到景阳镇酒店里那张卞庄深山打虎图来，不禁哈哈大笑，武松打了三五十拳，再看那老虎时，眼里、嘴里、鼻孔里，耳门里都在流血，好象打破了个红染缸。地上被老虎前爪扒起两堆黄泥，已变成红土了。武松松手再看这老虎时已经气息全无了。武松站了起来，想拖这老虎，看它

假死还是真死。又想：这只畜生不知伤害了多少人，让俺拖下冈去让大家放心！就血泊里双手来拖时，哪里拖得动，原来武松使尽了力气，手脚已酥软了。

这时碧天朗净，万里无云，只有涧声松涛，撩人遐思。武松顶天立地，独自回到青石上歇息一会。感觉口渴，望望月色，时已不早。就石上取了包裹，背在肩上，绕过乱树林，踏过荒草地，寻到正路，一步步挨下冈子来。岂知走到冈腰，忽听草丛中又有声响。武松侧耳斜视，这一惊非小。扑扑，草丛中又钻出两只老虎来。武松暗暗叫道：“苦也，俺走进老虎窝里来了，这番性命休矣！”武松抖擞精神，却是慢着脚步小心走去，忽见那两只大虫，于黑影里直立起来。这两只大虫，原来是猎户扮的。这两个猎户，一老一少，老的姓陈，人喊他陈老爹，有五十多岁。这人打猎多年，经验丰富。少的才十八九岁，排行第二，生在寅年，大家喊他二虎子。这人做起事来，有些毛手毛脚。他是顶替他爷爷来的。他的爷爷也是个老猎户，有六十岁了。因为几次误了限期，两腿被阳谷县打烂了。没钱找替工，只好叫二虎子应差。二虎子初来，认为打虎好玩，谁知老虎影子没有看见，自己先被阳谷县打了五十大板，打得龇牙咧嘴，直到如今还是行走不便。这一晚正是陈老爹同二虎子值班。两人伏在荒草里，盯着大路，不敢眨眼。忽听虎啸连连，如山崩地裂一般。陈老爹这一阵听惯了，倒不觉得怎样；二虎子可吓得汗毛直竖，央求老爹道：“向后退一步吧！”陈老爹笑道：“二虎子，年纪轻轻，要多磨练磨练才好！放心，有老爹在，老虎吃不了你的！”两人正在低声说话，陈老爹心细，听到冈上有声响，忙吩咐二虎子把毒箭弓弩预备好。说道：“别慌，让老虎走来！”这地猎户早就挖好几个陷阱，上面架着竹竿，盖着芦席，撒着浮土。陈老爹听到冈上有了声音，把钢叉放身边，拿起毒药喂过的弓箭，盯着冈腰，招呼二虎子道：“看准了再放！”只听那声音越来越近，霎时眼前闯出一个黑影。二虎子见了心急，拉起弓来就要放，幸亏陈老爹手快，扯住他。不然，这一枝冷箭武松是不会防的。陈老爹按住二虎子的手，说道：“不忙，听声音不对，老虎走路不是这样。”两人定睛看时，来的这个东西又高又大，心中各自疑虑：人吧，哪有这么高大的？老虎吧，哪有站着走路的？二虎子叽咕道：“老爹，怕是成精的老虎吧？”老爹笑道：“老虎哪能成精的？怕是山神爷爷出来巡山了。”论眼力，二虎子比陈老爹好。二虎子看清楚了，说道：“象是个人，你看，他正在朝我们看呢。喊他一声，好么？”陈老爹忙道：“莫嚷，惊动山神爷爷是没有好处的。除了山神，人是没有这么大胆的！”二虎子问道：“山神是好的坏的？”陈老爹道：“当然是好的！”二虎子听了很高兴。心想：是好的，就不怕它。没等老爹再说话，大声喊道：“喂，对面听着，来的是神，是鬼，是人？”武松看见老虎，正想对付它，忽听它开口说人话，就放了心。问道：“你们在此做甚？”二虎子听到回话，把假虎头推向脑后，答道：“我们是景阳冈下猎户，在此候虎。你要是山神爷爷，盼老人家大发慈悲，做个好事，替我们把老虎捉了。二虎子的屁股已被县太爷打烂了！”武松听得好笑，边走边说道：“俺不是山神爷，是赶路的人。”陈老爹听了，惊叫道：“什么，你是人？”二虎子见武松长得这么高大，也有些呆了。陈老爹招呼武松道：“别忙前来，当心掉在陷阱里！”说着，提着一柄五股托天钢叉过来。二虎子紧紧跟随，走到武松面前，端视了好一会，说道：“好大的个子。你说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武松道：“是从冈上过来的。”二虎子吃惊道：“你是七个头，八条臂？还是吃了忽律心，豹子胆？深更半夜，空着双

手，怎么过来的？”武松双手一摊，轻松地说道：“俺就这么过来的。”陈老爹问道：“你没碰见老虎吗？”武松微笑道：“恰在冈上，撞见那大虫，被俺一顿拳脚打死了。”二虎子听了有些不信，陈老爹也暗暗摇头。心想：冈下这许多人，等了它几个月，没奈何它，这大汉子说得太容易了。就问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武松道：“是打死了，爷爷没有看到俺身上有血迹吗？”二虎子看武松的衣襟少了一块，裤子也扯烂了，浑身都溅着鲜血，还粘着虎毛呢，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老爹，好，好，老虎是打死了。”陈老爹看这汉子一派正气，看样子不象是说谎的，抱拳问道：“请问壮士贵姓？”武松：“在下是山东清河县人氏，排行第二，姓武名松。自河北沧州回家探亲，路过此冈。”陈老爹听了也掉下泪来，忙打躬道：“好，武英雄，你救了我们猎户的命了！你是我们的大恩人！二虎子，快喊他们上来吧！”二虎子回过身来，双手围着嘴当作喇叭，喊道：“冈下的叔叔大爷听着，适才来了一位壮士，姓武名松，三拳两脚，已经将老虎打死了。快来会会这位壮士吧！”喊声过后，只听冈下一阵吵嚷，没多时，跑来一群猎户。有的披着虎皮，有的拿着虎头，有的手执钢叉，有的带着弓弩，也有拿棍持枪的，也有拿钉耙大刀的。形形色色，拥上冈来，齐声问道：“壮士在哪里？何处是死虎？”陈老爹把武松指给大家看。众人看这人身材高大，体格魁梧，是有气力的。二虎子就把武松怎样打虎，加油添醋地说给他们听。几乎上来一个人，他就要说一遍，说得神出鬼没。实在二虎子并不知道武松是怎样打死这只猛虎的。他太高兴了，滔滔不绝地说，说得反教人将信将疑起来。大家笑道。“眼见为真，耳听是虚。二虎子别胡扯吧！”武松看众人不信，笑道：“走吧！俺带你们去看就是了。”众人跟着武松，再奔上冈去。

走了不多路。武松老远望去看到那几棵松树，手一指道：“就在那大树下面。”众人迈过荒草，走向松林。二虎子一马当先，冲在头里。又走了一段路，武松指着前面道：“看见没有？”众人乘月光望去时，那大虫做一堆儿躺在那里。大家欢呼起来。这个一句：“好家伙！”那个一句：“毛乎乎的！”这个说道：“真是老虎？”那个说道：“个子真大！”有的说道：“可不是吗？象条牯牛！”有的说道：“亏他打的！”你一言，我一句，可是没有人敢再走前去。武松拉着二虎子的手道：“小兄弟，我们先去！”二虎子有些犹豫。不知哪一个说了声：“看样子莫不是老虎是在睡觉呢？”武松听了，不觉好笑，转念一想：这大虫真把当地居民害苦了。便一个人上去，起脚轻轻在虎头上踢了两下。大家仔细看了，说道：“是真死啦！”后边的人，一哄而上。看过这死老虎的样子，众人的眼光不由得一齐转向了武松。他们又敬又佩，不知说些什么才好。二虎子一跃骑上虎背，抡起拳头就打。有人喊道：“二虎子，打死老虎，装啥英雄呢？”二虎子笑道：“老大哥，不是这样说！这只畜生，吃人肉，喝人血，横行霸道，害得我们挨尽板子！我的爷爷一直躺在床上爬不起来，我的屁股也被阳谷县老爷敲烂了。今天是‘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’。打它几拳出出气吧。”说着，又是狠狠几拳头。陈老爹忙嘱咐猎户们去找绳杠，来抬老虎。他望望武松，又说道：“我们不能让恩人走了下去。武英雄已经很累了，你们想办法去弄乘轿子来。”几个猎户齐声高应：“是！”奔下冈去准备了。

武松看众人高兴，自己也很畅快。心想：无意间，打了一只老虎。回家同哥哥谈谈，哥哥一定也很高兴。想到这里，拱手告辞：“老爹，你们辛苦，俺要赶

路去了！”陈老爹与众人听了，争着说道：“这事使不得！武英雄替地方除了大害，我们供养恩人一辈子也是应该的。”二虎子忙来拉武松的手，说道：“恩人，你不能走。我的爷爷知道老虎给你打死了，爬也要爬来看你的！”说着，又掉下泪来。众人听说，安慰二虎子道：“放心，恩人不会走的，我们也不让他走的！”武松听了谢道：“诸位好意，武二心领，实因家兄日夜在清河县盼望，不敢在此多多耽搁！”陈老爹道：“把令兄去接了来就是。”接着有人说道：“明晨上阳谷县去报官，打死老虎是有重赏的！恩人，请随我们去领赏，我们再派人去清河县接令兄好了。”众人异口同声道：“好，就这样办。”武松仍是推辞道：“诸位整夜地守望，辛苦了很久，赏赐应是诸位的。武松只是偶然碰上了，出些些力气，算不得什么。”正要说下去，只见抬轿的，杠门板的，拿绳杠的猎户都来了。陈老爹来挽武松道：“恩人请上轿，有话到庄上去说吧。”众猎户上来，不由武松分说，七手八脚，把武松让进轿子里去了。猎户很聪明，弄来的是顶敞轿。这轿是用太师椅做的，否则，乡里的花轿还装不下武松这个大个子呢。猎户又把老虎搭在门板上，穿好绳杠，八个人扛着，八个人簇着，抬了就走。武松在前，老虎在后，猎户一路吆喝，奔下冈来。正走之间，忽听得山下一片锣鼓唢呐之声，吹吹打打十分热闹。武松遥望下去，只见无数灯笼火把，飞奔前来。山道上象一条火龙仿佛。武松问道：“山下何事？”陈老爹道：“乡邻听到消息，都是来欢迎打虎英雄的！”前人说话至此，有诗赞曰：

胆大艺高武二郎，挺身独上景阳冈，  
醉来打死山中虎，从此威名四海扬。

众人将武松簇拥到庄上，径借祠山官房屋歇了。将这大虫放在大殿上，让大家观瞻。本乡上户、里正得到讯息，都来探望武松，祠山官房顿时热闹非凡。不多时，二虎子扶了他的爷爷也来了。二虎子的爷爷见了武松，连声赞道：“武英雄，小官人，真能干，把这样一只大虫打下来了。真是我们的重生父母，再世爹娘了。”武松道：“老人家休如此说，俺托老人家福，不过一时侥幸罢了！”众人你一句，我一言的，齐来动问：“壮士高姓大名，怎样把这只猛虎打死的？”武松把姓氏、乡籍以及打虎的手段拳脚，说了一遍。众人听了，无不赞叹。众猎户忙又把野味送来，请武松下酒。陈老爹看武松打虎疲倦了，唤众人暂避，请武松歇息。众人才慢慢地散了。

次日天明，里正早去县内禀报。县主传话，教猎户好好准备，后朝还要出老虎会呢。武松起身梳洗罢，整顿毡笠，出来与众人相见。乡人猎户齐来祝贺武松，举盏欢送。乡人把缎匹花红给武松披挂了，抬出大虫，放在门板上，簇拥着出庄来。早有阳谷县知县差人来接武松，与武松相见了。猎户用大轿抬了武松，将大虫扛抬在前面，虎身上也挂着花红缎匹，送上阳谷县去。那阳谷县百姓，听说有个壮士打死了景阳冈上大虫，奔走相告。武松在轿上看时，只见城中六街三市，老百姓推肩迭背，闹闹嚷嚷，争着来看大虫。武松被抬到县前衙门口，知县孙国卿穿着蟒服，已在大堂上等候了。武松下了轿，猎户扛着大虫，穿仪门进大堂去。后面跟随的人，争先恐后的拥进来。衙役喝道：“老爷传话，除猎户外，百姓一概不准入内。快散了！明日在街坊等着看老虎会吧！”说着举起皮鞭就打。百姓无奈，只得一哄而散。武松在甬道上走向前去。县主看时：

这人身躯凜凜，相貌堂堂。一双虎目似寒星，两条剑眉如刷漆。胸脯

52 說唱文學，杭州評話，

第一回透瓶居文康賣酒 景陽崗武松打虎 第二回除猛虎好漢立威名 擠長街大郎受恥辱

Performance literature, Hangzhou Storytelling

Chapter One: Wen Kang sells wine in the tavern of Flavour through the Bottle, Wu Song fights a tiger on Jingyang Ridge

Chapter Two: Subduing the fierce tiger a good fellow makes his name, In the crowded street Wu the Elder is insulted

橫闊，有萬夫難敵之威風；意氣軒昂，有千丈凌云之壯志，心雄胆大，似撼天獅子下雲端，骨健筋強，如搖地貔貅臨座上。

又看這只吊睛白額猛虎：

毛衣搭搭黃金色，爪如鋼鉤十八只。睛如銅鈴尾如鞭，口似血盆牙如劍。

縣主看後，心中自忖道：“際此亂世，人才難得，不是這個大漢，怎地打得這只猛虎？他如能做俺的心腹，在俺縣下，大有用處。”衙役傳話，喚上堂來。武松在階前應了喏，走上前來，躬身參見縣主。縣主擺了擺手道：“壯士少禮。”接着問道：“壯士貴姓，怎地打了這只猛虎？”武松應道：“小人是鄰縣清河縣人氏，姓武名松，排行第二。因從滄州回鄉，探望兄長。昨晚路過景陽鎮酒店，喝得大醉，乘興跑上岡子，不撞見這只畜生，被俺一陣拳腳打死了。”武松細細說了一遍。堂上官吏听了，都驚得呆了。縣主连连點頭稱讚道：“真乃壯士！風雲際會，十分難得！”縣主喝差役備酒，親自執壺篩了三碗，敬與武松。武松站着，一飲而盡。縣主又將從前眾人湊出的一千貫賞錢，賞賜與武松。武松拱手謝道：“小人不過一時僥幸，打死這只大蟲。哪里是小人之能，大人休要夸奖了。小人聞听這班獵戶，錯了大人限期，捕不到虎，備受責罰。這一千貫錢，何不就散與眾人？”獵戶听了哪里肯接，武松也是不依，雙方推讓，說了许多話。縣主向眾獵戶笑道：“尊敬不如從命，爾等不必推辭了。”武松將賞錢當堂散了，眾人只得连连道謝，驚嘆武英雄的俠義，真是當世難得的一條好漢。縣主款留武松在衙內歇宿，獵戶暫時散了。衙役听縣主吩咐往城廂內外，鳴鑼喊叫：“各鄉各鎮、各都各圖父老百姓听着：景陽岡上這只吊睛白額猛虎，已經打死了。打虎英雄，姓武名松。今後大胆過岡，不必繞道而行。明日辰牌時分，行老虎會，可早往通衢大街觀看。”鏜鏜 鏜鏜，鑼声响亮，四處敲遍。百姓听了，紛紛宣揚，你與我談，我與他說，一時間沸沸揚揚，都知道了。陽谷縣鬧了半年虎災，听说這只老虎被打死，就有數十里外前來觀看的。更遠的地方，趕不來的，趕刻畫紙，編造小說，諸般宮調，歡唱起來。還有做貨郎生意的，趁着賣胭脂香粉、花炮玩具之時也在傳遞新聞。很快地把武松打虎事迹從山東傳播到河南去了。

這一日，陽谷縣中，比趕場、趕節、趕廟市還要熱鬧。有的鳴放爆竹，有的邀集親友；有的搭設板台，有的高掛彩球，辰牌時分，街坊上早已擠滿了人。虎會從縣衙前出來，過觀前街，走東西兩大街，浩浩蕩蕩，氣概非凡。今朝武松是威風得很；頭上大紅綢扎額，系着英雄結，綴着大紅彩球，彩帶左右飄蕩。身上大紅綢拳袴，外罩大紅綢英雄氈衣。當胸結着大紅綢彩球。腳踏薄底花幫靴，衬着白襪。手執揚鞭，騎在一匹銀鬃馬上，馬上披着紅綢綉鞍。馬頭上也系了不少紅綠彩球。儀仗當先，一馬開道。騎馬人手執路由牌，牌上大紅字写着“虎會”二字。馬後接着碑亭，亭里供着打虎頌，這是縣中一位秀才連夜趕撰出來的，贊美武松打虎，頌道：

景陽岡頭風正狂，萬里陰雲霾日光。  
焰焰滿川楓葉赤，紛紛遍地草芽黃。  
觸目晚霞挂林藪，侵入冷霧滿穹蒼。  
忽聞一聲霹靂响，山腰飛出兽中王。  
昂頭踊躍逞牙爪，谷口麋鹿皆奔降。

山中狐兔潛踪跡，洞內獐猿驚且慌。  
卞庄見後魂魄散，存孝遇時心胆亡。  
清河壯士酒未醒，忽在岡頭偶相迎。  
上下尋人虎飢渴，連躡帶蹯來撲人。  
虎來撲人似山倒，人去迎虎如岩傾。  
臂腕落時墜飛炮，爪牙爬處成泥坑。  
拳頭腳尖如雨點，淋漓雙手鮮血染。  
糝污腥風滿松林，散亂毛須墜山奄。  
近看千鈞勢未休，遠觀八面威風斂。  
身橫野草錦斑消，緊閉雙睛光不閃。

引得一班黃門秀士齊來觀瞻、傳誦。亭後是四面金鑼，“彭朗、彭朗、彭朗”的敲着。金鑼後邊是一對清道牌。牌後有十名備刀手，是陽谷縣派來押道的。隨後有十八名壯士手執十八件巡山短棹武器，緊接着紅綠旗幡，迎風招展。次有十二名獵戶，齊戴着虎皮帽，披着虎皮衣，穿着虎皮褲。一對對地走着。手里拿了一對刀，一對棒，一對棍，一對槍，一對叉，一對牌。獵戶後就是猛虎，由十六人扛抬着，八抬八簇。這猛虎是象俗話說的：“醬缸打碎，架子尚在。”獵戶把它張牙舞爪地縛在虎床上，尾巴豎起，還象在剪撲一般。老虎架上也系了不少彩球。老虎後面，還有十二名獵戶，依前拿了刀叉等物。最後面是武松，騎在銀鬃馬上，馬後有四名獵戶陪伴。街上人山人海，推背搭肩，擁來擠去，爭着要看，熱鬧非凡。

且說這老虎會驚動了一人。這人生來奇矮，人家因他難看，替他取了一個渾名，叫做三寸丁谷樹皮。又見他懦弱老實，都要欺負他。這人並不生氣，只是回避便了。這人原是清河县人，現搬到陽谷縣來居住，販賣炊餅度日。起初這人聽說今朝縣里要行老虎會，想多做幾個炊餅，湊着熱鬧場子，寬做一些生意，所以來得晚了。後又聽說，這位打虎英雄，姓武名松，倒半信半疑起來。會不會這打虎的就是弟弟二郎，所以急着想擠上前去，看個究竟。只是人生得奇矮，站在人背後，怎么也瞧不見。想鑽進人群，又擠不上去。東一竄，西一鑽的，在那里干着急。不看吧，又不甘心。他把炊餅担寄在獅子弄口，仍是牽向大街來。在人家背後，拉拉弄弄，人家旋身過來見了，喝道：“討債的，你尋死嗎？”把他推了過去。這人推到那邊，那邊的人見了，也喝道，“你哪邊不好走，偏要死到這里來！介糝的手，別碰到我的身上！”弄得這人左右不是，被人推東擠西，站立不穩。這人没法，却見街旁搭着一座板台。台上坐着兩位讀書相公。穿着海青，一個是紅的，一個是綠的，正在高談闊論，穿紅的開言道：“這只老虎大有講究呢。”著綠的應道：“是啊。”穿紅的道：“左耳一點紅，按太陽。”著綠的道，“右耳一點紅，按太陰。”穿紅的道；“頭上一個王字。”著綠的道：“應巡山都太保。”穿紅的道：“周身三百六十五個斑毛花。”著綠的道：“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。”穿紅的道：“虎有四爪。”著綠的道：“應一年四季。”穿紅的道：“尾巴十二節。”著綠的道：“應一年十二月，”穿紅的道：“對啊，這只老虎，不是縣太爺威名顯赫，八字克得了它，那武松哪里會打得下來？”兩人搖頭晃腦，正談得有趣。這人听不懂他倆談些什麼，只見台上倒有空隙，說聲“討擾”，想爬上台去。穿紅的見了，罵道：“豈有此理！看你老鼠眼睛一對，人不象人，鬼不象鬼，還配得上看老虎嗎？”著綠的笑道：“仁兄，休與他說話！喚家奴來把

52 說唱文學，杭州評話，

第一回透瓶居文康賣酒 景陽崗武松打虎 第二回除猛虎好漢立威名 擠長街大郎受恥辱

Performance literature, Hangzhou Storytelling

Chapter One: Wen Kang sells wine in the tavern of Flavour through the Bottle, Wu Song fights a tiger on Jingyang Ridge

Chapter Two: Subduing the fierce tiger a good fellow makes his name, In the crowded street Wu the Elder is insulted

他攆走就是了。”家奴過來，不問情由，一把抓住頸皮把他摔了出去。這人無奈，只好走向別處去。忽聽人群中一陣攪嚷，喊道：“來了，來了。這只猛虎，不是有水牛般千百斤氣力的人，哪里能夠動得它分毫！”大家嘖嘖稱羨，贊賞不絕。這人聽說虎會來了，急嚷道：“老板，請讓一讓。這打虎英雄，說不定還是我的兄弟呢。讓我前去一會。”說着，用足力氣，頭向人叢里鑽進去。一不小心，這頭撞在一個禿子身上。禿子回頭一看是賣炊餅的，大怒道：“丁谷樹皮，你活得不耐煩了。快滾開！”一摸，荷包里銀子不見了，舉起拳头，劈頭劈腦打去。旁邊的人見了，罵道：“賣炊餅的，你怎么偷起人家的銀子來了，快快還他！”又有人罵道：“你窮花眼睛了。你的炊餅呢？快去拿來，先给人家賠個罪吧！”諸位，你道這人是谁？這就是武松千里迢迢前來拜望的哥哥武大郎——武植。正是，雪隱鷺鴛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欲知後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